

現代
名小說
述畧

光華書局刊



近代名小說述略

張威廉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80

1980 七月付印
1980 八月出版

1—2000

本書實售大洋三角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大意

我們讀「莊子」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一句，不能不覺得有些惕然自警吧。可是，現在的「知」和以前的「知」的範圍，廣狹又迥乎不同了！在這光陰越嫌少，應知的事物越嫌多的時代，我們假使想略知現代歐洲小說界的大勢，當感到何等的困難？把文學史裏舉出的幾部名小說來卒讀已是很不經濟而難能的事。況且歐洲一年不知出版多少小說，

最近出版的，不見於文學史，何從擇取？再則著名的小說國內譯出的不多；解外國文的，更未必都有那所解的文字的譯本。

因想解決這個難題，編者選取近五六十年來歐洲最膾炙人口的名小說，把牠們的內容敘述出來，每篇之首，冠以作者的小像和他的略傳，使國人以少許的時間，得知近代歐洲小說的大勢。爲免避枯燥並極力保持原作的風格起見，原本有精采的地方，簡直把牠用忠實的筆節譯出來，所以雖是敘述長篇小說的大意，卻可作緊張的短篇小說讀。

乖誤的地方，在所不免，讀者倘不吝賜教，深幸深幸。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編者識

近代名小說述略

目錄

拉斯谷尼谷夫

鉄爾烏倫司比葛兒

婀 娜

熱米那爾

陶良格萊的畫像

隧 道

俄國屠斯安以夫斯奇著

比利時科斯忒著

俄國託爾斯泰著

法國左拉著

英國王爾德著

德國刻勒曼著

【 1 】

■ 228172

拉斯谷尼谷夫

俄國屠斯安以夫斯奇著

屠斯安以夫斯奇 (F. M. Dostojewski) 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醫生。他學於彼得堡的軍事工業學校，可是
早歲便從事著述。一八四九年他因革命運動，被逮下獄，判處死刑，
上斷頭台時始獲赦，減刑充苦工四年。

他的小說裏，貫徹著他的一個信條，便是：人是善的，即使在他

【 1 】



的肉的最深的迷惑中。

「拉斯谷尼谷夫」(Raskolnikoff)這篇小說以描寫犯罪者心理見稱，牠原名「罪和贖罪」，可是他自覺這個名稱不甚確當，因為他既以爲人是善的，那麼祇有命運，沒有什麼喚作罪的了。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屠斯托尤斯奇死，傾國的人士都到他靈前來弔奠。

拉斯谷尼谷夫從樓梯上偷偷地溜了下去，免得碰見了房東太太。他貧困極了，爲了房金問題，要想躲避支吾的方法，幾乎絞乾了他的腦汁。他是個善良而都麗的少年，可是爲飢寒所迫，流落得和附近的彼得堡貧人區的貧人一樣了。

他走入一所木工銅匠等貧民雜處的舊屋中，從後邊小梯潛行上樓，按那五層樓的門鈴。一個鼠眼鷹鼻的乾癯老婦開了他進去。這個押舖女掌櫃的臥室，他一眼都看清了。她走入後面一個由竹布幔隔着的小間裏去。他遠聽見她鎖櫃子的聲音。

他取了一羅比十五分的押款走出來，心頭胡亂地充滿了思想，計劃，怨憤。到家裏接到一封由他姊姊寫來的信。她寫她預備嫁一個慈善的男人，這個男人很不慚愧地在他向她求婚的時候說道：「我需要一個貧極而自知她本身完全繫賴於她男人的恩惠的妻子！」

拉斯谷尼谷夫深知他母親和他姊姊的心理。她們不用直說，因為家境貧乏，他的姊姊將送給一個不高尙而有錢的人，以減輕家裏的負擔而使她弟弟能夠從困窮裏奮鬥，卒了他的學業。因為他是一家的希望和光榮，在他的將來一

切都可以期望着的。他能夠同意這個犧牲麼？不能。怎樣阻止她們呢？——這些問題都不是新發生的了。他的憂慮早已一天一天的積着。這封母親來的信好似他的愁霧中一個閃電。沒有坐着抑鬱的工夫了。要做纔行。於是他又上街去。

他走過了乾草市。聽得了前面兩人談話的片斷。一個是那押舖女掌櫃的妹子，那一個是個不認得的男子，她說明天晚上七點鐘要到他那裏去。「那麼明天七點鐘那女掌櫃一個人在家了。」他一邊走，一邊好似已經判決了的人，祇得聽法律的發落，不能再有所反抗了。他這樣巧聽見了這個消息，她明天七點鐘獨自在家，附近又沒有偵探，他還用什麼思索呢？

後來他在一個小酒店裏聽得兩個男子談論那押店的女掌櫃，一個是學生，也是她的一個主顧。拉斯谷尼谷夫便默然想道：

「我可以把這個老妖婦殺了，奪她的財產，我想，我做這事並不喪味良心。試看——一邊是一個愚昧無智，又惡又病而無益於人的老婦，——一邊是青年有爲的精力，因爲得不到扶助而墮落的遍地而累千。——因死一個而活百個，這是個易解的算題。她的生命不見得比一個蟲一個虱值錢。」

拉斯谷尼谷夫回到家便睡，失了知覺似的到明天晚上六點鐘纔起來。他把一塊切成煙盒大小的木片緊緊的包好紮好了。那老婦把這個抵押品上面的結解開的時候，正是他的機會。斧呢？他也不知道上那裏去找！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他計劃的愈周密，他覺得愈暈亂。他似乎一切都計劃妥當，又復胡亂地完全忘卻了。今天是一切都要解決的一天，他的舉動都成了機械式的，他身子似乎被人執住了，任憑顛倒，絲毫沒有抵抗的能力。

斧子在無意中忽然找着了。祇要惡魔願意，何物找不着呢？

那屋子的三層樓上有一個泥刷匠正在做的一間空屋裏工作。他走到五層樓時，在房門口聽了一會。很是靜寂！他按了幾次鈴，老婦始開了門。他逕自走了進去，遞給她那抵押物。她很狐疑地問道：「你的臉上怎麼這樣慘白？你的手也在抖着。」「我受了風寒，沒有吃東西，所以顏色慘白了。」她深信不疑，便拿了那小包走到窗前去打開。拉斯谷尼谷夫覺得自己很懦弱，恐怕手裏的斧子也要掉下來了。他砍了她三下纔死。——

他於是翻她箠中的貴重押物。忽然，他嚇呆了，他看見了死者的妹子。

恐怖心便慢慢地逼迫他執行第二次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兇行。假使他這時能仔細地看一看，想一想，假使他把他處境的一切困難，一切失望，煩惱，錯亂的情形一為設想而覺得他還要經過多少的患難或

罪行，那麼他定將解脫一切而自殺了。

他到家便睡着，真和患了感冒一樣，被惡夢纏繞着。他醒來奉到警察署的傳喚，疲憊恍惚地走去。可是沒有什麼大關係。一張借據，是他出給女房東的，早已過期了，所以她便起了訴。可是在警察署裏他感到莫大的痛苦。他無意中聽見警察官訊問兩個發現這樁謀殺案的學生。他聽見檢察官和旁的官吏怎樣把一段一段的事情湊集起來又怎樣討論緝查兇犯的辦法。他耐不住便倒倚在門上。——輪到訊問他的時候，他坐在一只左右都欄住的椅子上——四圍密佈了嫌疑的空氣。

「你病了很久嗎？」那檢察官依耶彼得費齊問。

「昨天起的」——「你昨天出去了嗎？」——「出去的。」「什麼時候？」——「晚上八點鐘以前。」「可以告我上什麼地方去的麼？」

——「街上。」

他回家便病倒在床上。常是半夢半醒地一會幻想着警察來搜查他的房屋，一會又想起那金指環。這樣胡亂癡迷了四天，有人給他母親帶了錢來，他纔清醒過來。他醒時看見幾個來訪病的人；這些人或者早已來過，他的嚶語也都被他們聽去了。誰知道呢？還有來看護他的同學友人，常把這段謀殺押店女掌櫃的新聞講給他聽，使他心裏難堪。他們出去後，他不禁躍起說道：「上帝啊，他們都知道了沒有呢？」便又倒下去睡着。

拉斯谷尼谷夫是個拘謹自持的人，自從殺人之後，他愈覺得社會是萬惡的淵藪了。他對於他自己行爲之感觸和恐懼犯行發現之念刻不能去懷。來訪問他的人愈多。又是談論那押店女掌櫃的兇案。他們講在二層樓作工的一個泥刷匠給他聽。那泥刷匠已經押起來了，因為他想押當一個在三層樓門背後拾得的飾

物。拉斯谷尼谷夫想道：「哦，原來如此！」他猝然很關心地问道：「門背後麼？掉在門背後麼？掉在門背後麼？」——這種情形能不令講給他聽的人起猜疑呢？

一天晚上有一個醉漢被馬車輾斃。這個人是拉斯谷尼谷夫所熟識的，他終日沉緬於醉鄉，把他的女兒淑耶，一個「貧的小安琪兒」，送到街上去賣淫。她得來的錢，應當可以贍養她的雙親和弱妹了，卻常被她父親在小酒店裏買了一醉。拉斯谷尼谷夫便命人把尸身抬到死者家中，有人叫了淑耶出來：十八歲，穿着很可憐又可笑的，很奪目的妓女衣服，一個慘白的臉盤上生着一對豔麗動人的碧眼，那時她又蠢又討厭的母親正害了肺癆似的一邊嗆着一邊在房裏亂跑。拉斯谷尼谷夫觸動了惻隱心，便把他剩下的母親給他寄來的錢二十羅比都

給了那寡婦而走。

.....

他現在又到檢察官彼得費齊那裏去從被害者的遺物中領取他的抵押物。檢察官笑道：「我已候着你了。」拉斯谷尼谷夫嚇了一跳道：「他知道了！」那檢察官和他談論他以前在報紙上刊載的一篇論文。這論文裏討論的是犯人在犯罪時和犯罪後的心理狀況。「你的意思是有一種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殺人而法律不適用於他。」彼得費齊把拉斯谷尼谷夫論文裏的意思這樣地解說，再用別的話來探察他道：「你分別人類爲普通和非普通兩種。普通的人必須在約束中生活而沒有踰越法律的理由。非普通人則可以不注意法律。」拉斯谷尼谷夫窺破了他的意思。他說道：「我論文裏的意思不盡然，我祇說，非普通人有超出法律的理由，假使他抱着一種對於人類大眾有利益的思想，而有超越法律的

障礙之必要。我們譬如以人類的先覺和倡法律者如盧庫，穆罕默德說，他們都是犯罪者，他們雖使大多數無辜的人民流血，然並不因此而退縮。假使一個人有跨過一個尸身的思想，他的理智便可斟酌了那思想的輕重而允許之。這是我論文的本意。」……「哦，哦，」彼得費齊說道，「我現在知道你怎樣地觀察犯罪了。可是你試想，假使有一個少年人，他自命為穆罕默德或拿破侖，那麼他初次的犯罪是順從了他的意志而謀財了，是嗎？」哦，拉斯谷尼谷夫猜透了他的意思。「何必這樣？捉賊便了！」「假使已經捉到了？」——「驅逐他」——「良心呢？」——「要是他有良心，假使他自己覺得錯誤了，良心上定受痛苦。」——「那麼那些大人物不覺得痛苦麼？」——「也有痛苦，假使他覺得犧牲過甚。」拉斯谷尼谷夫想了一想又道：「真的大人物一定感到世間的大痛苦。」——彼得費齊說道：「你寫這篇論文時，大概不見得不自認是一個非普通的人吧！」——

「也許。」拉斯谷尼谷夫一邊很輕侮地答復他一邊想道：現在他快破臉了。他便激烈地問道：「你要正式把我訊問麼？」彼得費齊答道：「現在還不！」

.....

一個被大眾鄙棄的人祇可去找一個受人同樣鄙棄的人了。拉斯谷尼谷夫去找淑耶。她對他流露出一片天真，雖墮落在淤泥而並沒有沾染。好比那上帝的擔負世上一切罪惡的小羊，她也自負了家中一切的罪過，雖則她實在應負的責任很少。拉斯谷尼谷夫忽然受了內心的驅迫，跪下來吻她的足。

「你怎麼了？幹什麼？向着我！」他便站起來。「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着一切人類的痛苦跪拜。」——

「我是很卑賤的。」——

「不是爲了你的卑賤和罪業，爲了你的痛苦。——淑耶，你常祈

「禱上帝麼？」——

「我怎能沒有上帝呢？」

他們便談論上帝。淑耶念給他聽聖經裏拉撒路的歷史。拉斯谷尼谷夫知道她信心很篤，快趨於迷信狂了，她說她有個女友，是押舖女掌櫃的妹子，她因為迷信而癡狂了。他便說道：

「我明天上你這裏來的時候，我要告訴你，是誰把她殺死的。」

「哦，你知道嗎？」——「我祇願告訴你一個人。我祇選定你。」——

淑耶想道：「上帝啊，他怎麼知道的？」可是她沒有想到那一層。

.....

拉斯谷尼谷夫受着內心勢力的衝動，急欲求澈底的解決。他便又去找那檢察官，他知道這是第二次審訊了；他很恐懼，可是又好似鐵受了磁石的吸引，

不得不去。他的神經緊張至極度了。彼得費齊把他玩在掌上，和他很親熱地談些家常瑣事。拉斯谷尼谷夫覺得忍無可忍了：

「你知道麼，」他猝然問道，「檢察官有一種策略，他設法將被審訊的人注意引掉而忽然用一個詭秘而可畏的問題來套他？」——

「你以為我是這樣地在試你麼？」

那檢察官接下去又說到旁事。偶然還夾一點隱詞或比喻來刺他的心事，如：

「有種種不同的犯人。有些好比在空中飛廻的蚊蝶，我不用去捕他，讓牠自由着，終至於有一天牠來說道：『我在這裏，我不欲飄零終世了。』——」彼得費齊，我現在很明白你是正式的把我看作嫌疑犯了。你拘押我呢還是給我安靜呢？」他要試探檢察官的態度，遂故

意地要走出去。

那時人家忽然把殺人的嫌疑犯泥刷匠帶了進來，他的罪名，那檢察官當然早已不追究了。可是事有出人意料者。那泥刷匠跪下來懾懦地說道：「我有罪！我是殺人犯。」

彼得費齊聽得了這個不恰當的口供，便向拉斯谷尼谷夫道：「假使上帝願意，我們不久當再相見。」——「然後最後地互相認識？」——「然後最後地互相認識。」拉斯谷尼谷夫回家去後很覺狐疑。彼得費齊竟得到憑據在手裏麼？

.....

拉斯谷尼谷夫上淑耶那裏去。

「我方纔走的時候向你說，我或者要和你永別了，但是假使今天

再來，我要和你說，誰殺的人。——我現在既來，便要向你說明了。」——「你怎樣知道的呢？」——「我便是這樣知道的。」——「人家已經找着他麼？」——「還沒有找着。」——「你到底怎樣知道的？」——他帶着無力的苦笑說道：「你猜！」他週身彷彿都在擦擊。「你怎麼這樣地教人害怕？」——他說時好似身從高樓上掉了下來，失落了魂靈一樣。她見了他那副可怕的神氣愈是畏縮得不得了。他又微弱無力地說道：「你猜着了麼？」——「哦，上帝！」一聲苦叫從她的胸中發出來。

後來：

她抱住了他的頭頸，把胸懷緊緊貼住了他，抱着滿腹絕望的悲哀說道：「你把你自已弄到了什麼地步！」——「你爲何這樣！」——我告

訴了你這樁事情，你便抱我吻我。你還不知道你自己的地位。」——
「不，我覺得世間沒有再比你苦的人了！」——他早已隔膜了的知覺把他的魂靈都奪去了，他覺得非常懦弱。——兩行淚從他的眼眶裏流下來。——「那麼你便不欲離開我麼，淑耶？」——「我將永遠隨着你。」

她問他究竟怎樣地他會幹起這樁事來。

「你瞧見麼，我想做個拿破侖，所以我把她殺了。——你瞧着，譬如拿破侖處了我的地位，他想發展他的前程，可是還沒有得到土倫，埃及或白山，還沒有什麼可貴可紀的事蹟發生，祇有一個可笑的

老婦可以殺其身而得其財——爲了他的前程，你知道麼？——他於是決定了——。——他不加思索地便殺了她！我便手起一斧殺了——好

似這個比方。——淑耶，誠然，這是無意識的。或者，我的妹妹幸而得到教育，她可以以家庭教師終身。她們一切的希望都集在我身上。十年十二年後我或者可以得到一千羅比的薪金——。到那個時候我的母親早已苦死了，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更不堪設想了。——所以我決定去謀那老婦的錢財，以冀另起一個新生活，另闢一條新途徑。——話都說完了——。自然，我殺死一個老婦是很不好的——。——「不然，不見得！」——

「現在你也知道不然了。淑耶，我不過處死了一個無益而可厭的虱。」——

「怎麼，一個人是一個虱？」——

「我也知道不是虱——。不過這樣說罷了，——我的頭覺得很

痛。——我的意思不過是這樣比方其輕重罷了。我是個倦伏的懦夫呢
還是有理由……？」——「有理由殺人？」——「我殺死了我自己，
沒有殺死那老婦。」——「你多麼痛苦呀！」

他望着淑耶，她傾心的愛情他都感得了。他覺得她還可以消除他的痛苦。
他現在知道自己比她不幸的多了。

……

拉斯谷尼谷夫入了不可思議的時期了。忽而戰慄，忽而麻木，後來他也自知快入於瘋癲狀態。此時淑耶的母親因癆病死了。檢察官忽然走到他家裏去，向他道歉，因為誤認了他嫌疑犯。他說的時候，和一個大人哄小孩子一般。把拉斯谷尼谷夫弄得很模糊。他一會兒又把話說回來了，他說道：「爲什麼那泥刷匠自己認罪呢？他並沒有殺死那押舖女掌櫃呀。」——「那麼誰殺死的呢？」

「什麼？誰殺死她的？——你殺死的。」他說時聲音很輕而很沉着。——「我沒有殺死，」拉斯谷尼谷夫低聲辯護，可是嚇得和正在嬉戲而被人捉住了的小孩子一樣。

檢察官又向他說道：「你爲什麼不自首？我們早已詳細知道了。可是我想設法，認爲你的神經有病，那麼你的刑罰可以減輕些。」——「我用不着你減刑。」拉斯谷尼谷夫很倔強地說。

彼得費齊還是和他說得很親熱很同滑，好似他的生命完全操縱在他手裏。

「你預備幾時拘捕我呢？」——「我再讓你自由兩天，」——「我假使跑了呢？」——「你不能跑。你還得等我們把你釋放呢。」彼得費齊便走了。他又回來說道：「假使你要自盡，請你留下一個遺囑呀。」

拉斯谷尼谷夫心中很躊躇。他要上淑耶那裏去麼？——爲什麼？他愛她

麼？——不！——可是他忽然感到一種威力，他想起淑耶的勸告，他想承認了他的罪狀以求解脫一切煩惱而得安心。

不久，他站在彼得費齊面前，兩人默然對看了一分鐘，他便說道：

「我會把那老婦和她的妹子用斧砍殺，並劫了她的財產。」

.....

在西比利亞！要讓他懺悔他的殘生！可是他並不懺悔。因為他覺得他窮得沒法纔幹了這事，況且他所殺死的不過是一個虱。有一天他坐在河畔，淑耶忽然走近了他，默默地傍他坐下，也是一個淪落的可憐蟲！他忽然匍匐到她足畔，抱住了她的膝蓋哭泣起來。她初起不知什麼回事，後來她理會得了。她眼睛裏閃耀出無限的幸福來。不用疑慮，他傾心愛她了。

他們想說話，可是說不出來。她的兩眼裏也流下淚來。他們兩人

都很憔悴；可是在他們蒼白的病容上現出一個完全另建一個新生命的
前程的曙光來。愛情把他們警醒了，兩人心中互懷着無盡的生活的泉
源。

鐵爾烏倫司比葛兒

比利時科斯忒著

科斯忒 (Charles des Coster) 是個生前無人注意，死後文名纔遠播的詩人。他於一八二七年生於明興 (Menchen)，少孤，學於布魯塞爾 (Brussels)。嘗充書記官職，不久辭去，度他的文字生涯，遂貧不聊生。雖則他後來充任布魯塞爾士官學校的教授，終是債台高築，鬱鬱不得志，於一八七九年卒。卒後，他的巨著歷史小說「鐵爾

烏倫司比葛兒」(Tyti Ulenspiegel)的價值始日益彰著，百歲生辰，布魯塞爾人士爲開極盛之紀念會。

「鐵爾烏倫司比葛兒」是一篇紀詠尼德蘭(Netherland)在西班牙苛政下亂離的英雄詩。查理第五曾想把尼德蘭併吞，可是日爾曼人和窩倫人的血統終是不能交融。其子腓力第二性尤頑鷙，迷信上帝，嘗肆意殺戮異教徒，遂興起荷蘭貴族和平民的反抗，血戰多年，於一五七九年尼德蘭遂分爲南北兩部。迨腓力第二卒(一五九八)瑪司(Mas)以北的地方遂盡和西班牙脫離。

鐵爾烏倫司比葛兒這個名字出於南德國的民間書。他是一個滑稽的諧談者，大概生於十四世紀初，在他身上曾傳下來不少的笑談。但是這樣的諧談人物在別國文學史上也有，著者何以恰把他，這個生在

兩世紀前的德國人，倒置在兩世紀後的尼德蘭人中呢？他因為這部南德民間書在十六世紀時在尼德蘭流傳甚廣，所以他覺得用這個人的性格來寫兩世紀後尼德蘭的情形，是再恰當沒有。這篇小說是用法文寫的，且是用了俳文名家拉伯萊（Rabelais）很婉委的筆法寫的。牠的修辭和描寫的莊謹瑰麗，在他的身後漸漸顯露出來，各國都承認是一部名作，歐戰時傳誦極盛。

這個佛來門（比利時的一部分人，係出德國的傳統）的烏倫司比葛兒是生於佛朗特倫省的檀姆地方。運煤夫克拉司是他父親，秀金是他母親。她很不願意人家說她的兒子是個醜陋的無賴。

秀金說道：「無賴，我還可說；可是並不醜陋！我的兒子烏倫司比葛兒雖則沒有那希臘或羅馬的美態，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可是他具有佛朗特倫人的健腿，弗朗肯人的銳利的棕色眼，他的鼻子和嘴則彷彿和那兩只狐狸——狡滑和表現的藝術大家——有淵源的。」

產婆卡特麗奈對於醫卜很有經驗，她曾預言道：

「現在有兩個小孩出世，一個在西班牙，便是腓力皇子，一個是克拉司的兒子，後來叫做烏倫司比葛兒的。腓力將來是個劊子手，查理第五命他做地方上的殺人者。烏倫司比葛兒是個談諧說笑的大家。他的父親克拉司是個安居樂業的勤懇工人，所以他也具一副好心腸。查理皇和腓力王將畢生征伐，暴虐，復生出種種禍患來。克拉司卻天天循着法律公理去工作，對於自己的苦活，不哭而反笑，是佛朗特

倫善良工人的模範。烏倫司比葛兒是常是很年輕而不知所終；他將周游世界，沒有定處。他同時又是農人又是貴冑，又是畫師，又是彫刻家。他這樣的到處漫游，稱頌善美事情，嘲弄癡獸。高尙的佛朗特倫人民啊，克拉司是你的毅勇，秀金是你的健壯的母親，烏倫司比葛兒是你的滑稽的精神，一個，烏倫司比葛兒的女侶而伴着他不滅的，婉麗可愛的少女是心，一個大肚子，朗姆哥查克，是你的胃。人民的壓迫者在上邊踞着，那犧牲者在下邊，上邊是寄生的懶物，下邊是勤勞的腿，在天上耶穌的劍處也將出血了。」

當那運煤夫的不肖子一天比一天頑皮的時候，那高貴的皇子卻在過他憂鬱的日子。他在法拉獨利宮中跋來踱去的時候，他蹣跚的兩條腿似乎專在很累的戴戴那披髮的大頭顱。他喜歡獨自在暗黑的過道中伸了腿坐着，假使有人不留

神撞了他，他便執住了他亂打，他人啼叫時，他當做樂事，可是他並不笑。

這個皇子便是將來佛朗特倫的殺王。他的青年過得很憂鬱，他不知什麼叫做笑，和佛來門人的性格正相反。佛來門人都是很快樂，很喜歡在鬧市中徜徉，聽人家拉琴吹笛，或者自己吹弄那種由一根麥管一個漏斗做成的小喇叭。此外吃喝是他們一樁大事。烏倫司比葛兒喜歡的便是吃喝，可是他對於這門工夫，還遠不及他的好友朗姆那樣研究入微。

有一次，他們同餐的時候，朗姆正在咀嚼一枚臘腸，問道：「你知道，我們的靈魂住在那裏麼？」

「不知道，朗姆，」烏倫司比葛兒說。

「牠住在我們胃裏，」朗姆接着說，「所以要隨時把胃出清，使我們的身體隨時得到新的精力。什麼是牠的好友呢？那便是最精美的

碟子，瑪司的酒也可算得。」

「不錯，」烏倫司比葛兒說，「臘腸是寂寞的靈魂的一個良伴。」

那頑徒吃飽之後，朗姆想了一回說道：「我要是死了，那末我的肚子也隨着死了，到了地下，人家使命我持餓齋，要使我帶着那弛緩空洞的肚子走道了。」

朗姆哥查克很懇切的把烏倫司比葛兒邀到他家中去住，雖則他的妻，一個獨眼婦，煎牛排的好手，不很歡迎。

「你知道，」朗姆說，「這裏把你伺候得很好，你有和我同樣的飲食。」

烏倫司比葛兒答道：「待我看吧。」

他在這個情形之下非常歡喜。嚥下的臘腸使他生出夠多的力氣，

使他今天把鏟子，鍋子，罐子都刷得光亮。

他在這家裏很怡然自得，在廚房裏地窖裏走來走去，賸給貓的，祇是一個米倉。

有一天那家主婦想烤兩只雞。她讓烏倫司比葛兒去旋那炙串，她自己到市上去買些菜和臘腸。

那兩只雞烤了之後，他便吃了一只。她回來時，說道：「原來有兩只雞 我現在祇見一只了。」

烏倫司比葛兒恨恨的答道：「你把那一只眼睛睜開，你便瞧見那一只了。」

她生了氣便把這事告知朗姆哥查克。

朗姆便到廚房裏去向烏倫司比葛兒說道：「你爲什麼和我的家主

婆開玩笑？本來是有兩只雞的。」

「是呀，朗姆，可是我來到這裏做活的時候，你向我說，我同你吃喝得一樣的好。兩只雞我吃了一只，你吃那一只。我的快樂已經過去了，你的快樂還在前面，你不是比我福氣麼？」

他做了不少這樣的惡戲，終至於那主婦忍無可忍了，便向朗姆說，假使家裏還要讓那無賴盤據下去，她便要跑了。

朗姆便走向烏倫司比葛兒說道：「我的孩子，你必得走了，雖則你在這裏得到很好的飲食。你聽見那雄雞在啼麼？現在是下午兩點鐘，這是要下雨的預兆。我很不願意現在把你攆走，因為天色要變，可是我想，我的孩子，我全賴我家主婆的牛排支持我的生命。我假使自己不死，決不能讓她走。所以，藉着上帝的蔭庇，走吧，我的少年。」

我給你三塊錢，一串什錦臘腸做的玫瑰花圈，使你路上快樂一點。」

烏倫司比葛兒悵惘上道，不勝繫戀朗姆和他的廚房。

假使在太平的時世，他或者在檀姆地方同卡特麗奈的女兒小尼萊結上不解的戀愛，充當農夫或工匠了。可是在這種可怕的亂世，他便不能不到外邊去。那時沒有一個人可免去被人嫌疑為異教信徒的危險，因為異教信徒被殺後，沒收的遺產，國王和告發者可以各人承襲一半。

烏倫司比葛兒家裏也遭了極大的慘禍。他的父親克拉司信了異教被人告發了，他不肯斷絕他的信心，於是被人焚死。從父親的一堆變為枯炭的尸骨裏烏倫司比葛兒取了一握燼餘的灰。他把牠盛在囊中，繫在胸前，到處攜着說道：

「灰在我的心頭焚燒啊！」

他的母親怨憤得要死，她不願逃生，甯可受嚴刑的拷責，便死於慘刑之

下。

小尼萊的母親，卡特麗奈，也因為是個巫女，被捉去受刑訊。用粗麻置在她頭上燃燒，她至死還希望在頭頂上挖一個窟窿，她瘋了似的叫道：「挖個窟窿，我的靈魂要出去呀！」

烏倫司比葛兒鑒於祖國受了西班牙的虐政，演出這種種悲劇，遂立志做個爲自由而戰爭的前驅者，和人民的高壓者反抗，他於是趨於英雄式的生活，和南德民間書中的烏倫司比葛兒，雖在他的笑談中往往含有深意，祇以談諧地潦倒一世者不同。

他在故鄉爲了國事奔走，雖仍演出種種惡戲，然能和民衆接近。他先在暗地裏鼓舞他們反抗西班牙政府的精神，然後促起公然的反叛。他能隨時隨地利用自己；有時爲各處送信，有時代首領募集金錢；有時幫着他們私鑄軍器運

走。他同着朗姆乘着騾子各處驅馳，覺得有人注意時，他們便假充販賣牲口和油煎餅者。他或直說或暗示的到處提醒人民對於禍患的預防。

其後王子威廉從屋朗尼恩遣了一枝兵來，三面向尼德蘭進攻，同時阿爾巴侯爵奉了西班牙王的命令在尼德蘭肆行虐政。烏倫司比葛兒便在華倫好鳥一個「乞丐黨」集會演說道：

腓力王聽從了那些宗教裁判官的意見，把尼德蘭一切居民，無論這些居民順從他們，並沒有和他們反抗，也都常做叛逆和異教信者而認為有罪。他們按了刑法處分這種可畏的犯罪，除了幾個舉名者外，並不問老幼男女，也絕對沒有恩赦的希望。國王承襲遺產。死神在這偉富的土地上殺戮而國王承襲遺產。爲了這項工作，一萬一千個劊手也沒有嫌多。這些劊手阿爾巴喚做兵士。我們祖國成了一所殞舍，藝

術將從此消沉，工商人將遷移別處，而讓外人來享受利益。死神在這裏肆意殺戮，而國王承襲遺產。

血和淚啊！死神在頭顱堆上殺戮，他在那些在大街充了絞首架的樹林裏，他在那些把可憐的少女活活擲入的河水裏，他在那些把人活活毒死的牢獄裏，他在那些把人慢慢燒死的焚燒着的頭顱堆中，他在那些把居民在火焰裏燻死的茅屋中殺戮。

可是國中勇敢的男子並不願和小羊一樣的被殺。逃亡的人民裏頭，也有懷着兵器的，在森林裏躲着。僧人把他們告發了，想使人把他們殺死了，分得遺產。於是這些男子們便和猛獸一樣似的日夜闖到寺院裏去把那些由可憐的民衆手裏奪去而變爲燭座，金銀的遺骨匣，供匣，供盤和貴重的瓶罐等財物奪回來。不是那樣麼，那良些民？他

們在那兒喝那僧徒給他們留下來的美酒。那些瓶罐便被他們熔化了，或典賣了，充那神聖的戰爭之費用。「丐黨興起啊！他們擾亂國王的軍隊，殺死他們，劫掠他們，而後藏匿起來。日夜常見有祕密的火光在森林裏忽明忽滅，忽在這裏，忽在那裏。這便是我們的宴會。野獸的肉都屬於我們的了，無論是披毛或戴羽。我們是主人翁。農人供給我們豬油和麵包，假使我們需要。朗姆，他們在望着你了！他們帶着斧，戟，長刀，劍，鋤，鎗，弓箭，鉤鎌，又縷繼又奮發的帶着傲慢的神氣在森林中來回的踱着。一切武器他們都預備好了，可是他們不願意在旗幟之下開步走。『丐黨』興起啊！」

北方各省的叛民越聚越多，烏倫司比葛兒在一個戰艦上服務。朗姆充廚役，烏倫司比葛兒充司令官之職。朗姆此時忽然遇見他失散的妻。一個僧人

曾想把她引誘，可是她很貞節。這個僧人便被朗姆等用籠子拘禁起來，強迫他飲食，及至人家用錢來把他贖出時，他的身重已有三百十七磅了。

後來西班牙軍隊戰敗，烏倫司比葛兒同朗姆回到檀姆。尼萊重逢她的情人，自是不勝快慰，她便嫁給了他。烏倫司比葛兒自己請願充奈爾塔上的守望官和司令之職。因為在那裏最足以利用他的鷹目和兔耳以窺探西班牙人有無再來侵犯那自由戰勝的地方。

.....

有一天人家看見他躺在沙墩上，以為他是死了。一個天主教牧師恰恰走過，便高呼道：「那個大黨員死了。可敬的上帝！農夫，快些掘個墓穴，你把他埋葬時，先剝了他的衣服。」

「不要這樣，」尼萊說，「他在地下要凍殭的。」牧師命令那攪

着鏟子的農夫道：「快掘起墳來。」

尼萊嗚咽道：「也能，好在石灰質的沙土裏沒有蛆蟲，能夠好好的在裏邊的，我的戀人。」她伏在烏倫司比葛兒的身上，哭着去和他接吻。

那農夫便把墓穴掘好，把他埋在裏面，把沙土蓋上。牧師爲他念了死禱，大家都在墓旁跪下。忽然沙土動起來，烏倫司比葛兒從裏頭爬出來，抖去他身上的沙土。

他於是扼住了牧師的喉管，說道：「宗教裁判官呀！我睡的時候，你把我活活的埋在地下！尼萊呢？你也把她埋了麼？你是誰？」

牧師哀呼道：「那個大丐黨又回到世界上來了！上帝啊，你憐惜我們的魂靈吧！」

牧師叫喚的時候，他看見尼萊了，便呼道：「我心愛的，吻我吧！」農夫們

都跑了，把鐵鍊都丟掉。市長和陪審官都受了雷震似的跪了下來。烏倫司比葛兒便把他們扭住了說道：「你們想把烏倫司比葛兒，佛朗特倫的精神，尼萊，我國的心，埋死麼？便是我國的國民也祇能睡着，要死——可不能！來吧，尼萊！」

他同了尼萊唱着歌走開去。他最後唱到什麼地方去，可沒有人知道了——

註：乞丐黨是尼德蘭人反抗西班牙的一個團體的名稱。

婀 娜

俄國託爾斯泰著

託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是大文豪亦大思想家。他的文名成於「戰爭與平和」(War and Peace)和「安娜」(Anna Karenina)兩書，他的思想見於一八八〇年出版的「人生論」(On Life)。他早歲失怙恃，由伯母撫養成，習法律於喀森大學，旋服務於軍隊，目睹軍隊的殘酷腐敗，覺悟戰爭的罪惡，遂著「戰爭與平和」。「安娜」

是描寫俄國上流社會的小說，細膩而偉大，得未曾有。

彼得堡的火車鼓着蒸氣，載着鐵甲，轟轟碎碎地駛進了莫斯科的車站。史第潘侯爵佇候在月台上，迎接他乘着這趟車來的妹子婀娜。和他作伴的是隆司基伯爵，他是來接他母親的。他們互相招呼之後便各自分開，史第潘引了他的妹子歸家，可是

她顧盼間，有無限活潑的精神流露到隆司基的眼裏。好似有一種光彩在她臉上，在她的明眸和微笑的櫻唇間閃耀着。她身上似乎充滿了盎然的生趣，無意中在流盼和巧笑之間溢了出來。假使她故意把眼波斂起時，不易忍住的笑意又背了她的意志而透露出來。

她聽說血染的軌道上騎着一個被鐵輪碾斃的男子，她美麗的玉容上纔現出微微的緇痕。

婀娜到她哥哥家裏來是爲充一個和平天使。她原來具有一種魔力，用幾句親摯懇切的話把她兄嫂間的一段風波平了之後，她自己也很覺得很恬適。

就在這天，奇稭來拜訪她。奇稭是彼得堡很著名的交際花。這十八齡的女郎的美貌也是很令婀娜欽羨。在幾日前烈文侯爵從他的鄉間來此，專誠爲向奇稭求婚。烈文和奇稭兩家舊時都是莫斯科的望族。烈文幼時常到奇稭的家裏去玩，和她的姊姊很親密。她嫁了之後，他便傾心愛她的妹子。奇稭走進客廳時，他的心正在驚喜間躍搏着。他看她是個天人，自問是個鄉曲，何能得她的垂愛呢？他幾次在車上遇見她，沒有敢冒昧。這次他決定了。他望着她，她默然，漸漸地紅上來。他和她攀談了幾句之後便說道，「你做我的妻吧！」

她呼吸很急促，不看他。飽含着快感；她全部的神經都感到幸福。她從沒有想到他一方面的愛情能給她這樣偉大的印象。可是這不過是轉瞬間的事。她的思想便移到隆司基身上去。她抬起她明瑩尊貴的眼睛來視着烈文，他望見他臉上失望的樣子時，便急促地說道：

「這是不能的……請你恕我。」

奇秘的一片深情都鍾在隆司基伯爵身上。他是個強毅的男子，身材適中，臉色和藹而微褐，具有一種沉着的氣概。他辦事幹練，復擁有家產，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可羨的。奇秘的母親也有甯舍那樸實懦怯的烈文而取他為女婿的意思。可是隆司基，他雖和奇秘愛戀，夢寐中也沒有想到和她永遠結合。

那天晚上，婀娜和奇秘，奇秘的母親一同參與一個很華麗的跳舞會，蒞臨的當然都是莫斯科的明星了。奇秘竟覺得這是很幸福的一天，一副嬌豔活潑

的神氣，尤其是當她正想着今天要同隆司基解決一切問題時，更爲可愛。在會場的熙擾中，她獨自在默想她的幸福。她同隆司基跳了幾次華爾茲，他便在人叢中失去了。她祇見婀娜同着一個男子在跳舞，她看婀娜是被勝利的快感所沉醉了，她眼睛裏閃爍出顫動的光芒，嘴唇上嬉戲着幸福的微笑，一切的姿態都帶着歡喜，安全和輕快的樣子。「這是誰呀，」她自問道，「她用了那全副的魔力去緊緊的摟住他？」她既看見了隆司基那副得意的神氣，她的心頓時痛起來，拘攥起來，疾忙從燦爛的燈光下走向背暗處，擦她的眼淚。

婀娜此時也覺得惘然若有所失。她想起了她的愛子綏爾蓋；便恩恩地離去了盛會。

翌晚。火車在風雪中疾駛着。婀娜坐在朦朧的車室裏默想——想起昨夜宴會盛況，還在目前，又想起她冷峭的丈夫，又想起她可愛的綏爾蓋，他大概現

在找母親呢。車到了一個站時，她想得點新鮮空氣，便走向月台上去散步。冬夜的氣候真是酷冷，忽地起了一陣狂風，她剛想回到車上去，祇覺得身旁站着一個軍官，她回頭去看時，認識是隆司基的臉子。他爲什麼在這裏，可以不用問，可是她還是問了。

「我爲什麼來？」他答時，眼睛正迎着她的視線。「你知道的，我來，是因爲我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沒有別的。」

柯娜又在車中時，把身子緊緊的靠在軟墊上，她恐怕她的心房，受了不均的快樂的緊張有些損壞了。

她到彼得堡時，她的丈夫已經張大着疲倦的眼睛迎接着。她先問：「綏爾蓋好麼？」

柯娜的丈夫略來甯在內務部職位很高，辦事明練，很受人敬服。他的家庭

在彼得堡的社會上當然也很著名的。他因為職務的關係，每天和他夫人在一起的時候很少，夫婦間的感情當然因此疎淡。婀娜於是以交際爲消遣。

她自莫斯科回來後已經遇見了好幾次隆司基。

無論什麼地方，祇須他可以侍候，便遇得見婀娜，便可找着機會

陳述他的衷情。她可是不和他說這類話；不過她每遇見他時，她精神上便感到熱烈的樂趣。她自己也覺得，她見了他時，她的快樂總要從眼睛和嘴唇上的微笑中流露出來；可是她也沒法抑制這快樂的表現。

隆司基覺得他以前渙散的精神現在都集合了起來用了可畏的力量趨向一個幸福的目標上去。

有一天晚上宴會時，婀娜照例又遇見了他。他們便離開了那些閒談的賓客，在一個小桌子旁對面坐下，暢談起來。賓客們早都注意他們親密的舉動

了。她的丈夫也在那裏，他看見了覺得雖沒有可妬嫉的理由，不過在大庭廣衆之間，她做出這種舉動引起親友們的議論，未免有些懊惱。

他們的談話急轉直下，隆司基輕輕的說道：「你也知道，我們不能以朋友了事。我們或是人間最幸的人或是最不幸的人——全在你的力量！」那時他們兩人的外貌上都現出感冒似的徵象。

.....

烈文已回到鄉間去了，他是個篤信神祇而研究人生的人。他那田野間樸素的生活，益足以精進他對於宗教和社會的潛思。他對於奇秘的愛談，在胸中還有復燃的機會，他每想到娶妻時，他便聯想到家庭。他的愛妻同時便是他孩子的母親，家庭的主婦。

他聽說奇秘曾因患病到國外去旅行了一次，她的身心上都調養好了，便又

回家。她的心境已經轉移了。烈文這個人漸漸地在她心坎上把隆司基的地位奪去。她漸漸覺得烈文確是真心的愛她而隆司基不過把她當做一個消遣的玩物。後來奇梯和烈文晤面時，烈文用粉筆在桌子上寫了幾個字母。奇梯對牠思索了一會，知道這是「你以前答我『那是不成的』這句話，是『永遠』的呢還是『那一時』的呢？」幾個字的頭一個字母。

「我懂得了，」奇梯說話時臉上微紅，「那『永遠』這個字不恰當的。」她也在桌子上寫了六個字母。烈文看時知道是：「那一時我沒有別的可以答覆。」他又寫了三個字，她即時解得，便寫了一個「可」字。兩人的心跡至是都表白出來，他們都感到了幸福。

烈文得到了奇梯，他夢想的生活，於是實現。臉上洋溢着喜氣攜了艷妻到鄉間安居樂業去了。

此時婀娜和她丈夫的感情愈趨愈惡了，她和他分開了獨住在城外一所別業裏。他每星期去訪問她一次，似乎是略盡一點社會上應盡的義務。

時屆大賽馬之期，他帶了她同去參觀。在賽馬時她祇注望着一個騎師，這便是她所心愛的隆司基，她已經把他的孩子懷在心房之下了。漸漸不見了那騎師的影踪——婀娜的芳心顫震很劇。消息傳來，隆司基頗陪了。婀娜的臉色頓時死白，眼淚不絕地流下來。恐怖的神氣把美麗的颜色完全籠住，那種驚惶失措的樣子，大家——連她的丈夫——都看得很明白。她丈夫疾忙帶着厲聲用臂膀給她帶出了那些望着她的熟識的觀衆。

歸途中她當然一路聽到丈夫責備的話，說她這次的舉動把他的面子都丟盡了。婀娜也盛氣答道：「你莫弄錯了。我現在已是悔不當初了。我愛他，他是

我的情人；我受不了你，我怕你，我恨你……你要把我怎樣便怎樣。」——

.....

婀娜曾在一個和隆司基最親愛的時間說道：「世界上最愛的是你，你莫忘了！」這句話現在成了可幸又可怕的事實了。

婀娜的丈夫可是爲了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名譽起見，不能不事事隱忍，不能不用假意來粉飾他們的伉儷；可是他們的境況，實際上已到了決裂的地步，這樣粉飾愈覺得三方面均受痛苦。

他正在一個長途旅行中。當他晚上很倦乏的回到旅館裏時，接到一個電報，是婀娜寄的。他拆讀道：「我要死了；我請你，我懇求你，回來。得到了你的宥恕我纔能瞑目。」

他趕回去時，她正患着產褥熱，在牀上呻吟。一個女孩子出了世，這便是

她和隆司基戀愛的結晶。她那種痛苦將死的情形感動了她丈夫的惻隱心，一股一妬氣都消除了，不得不宥恕她。——隆司基也很慙慙而慚愧地站在婀娜牀前。他覺得他甜蜜的夢境已告結束，一覺醒來，已到了可畏的實地！此種冷酷的空氣真是忍受不住，他的心便在死活間盤算着。最後，他想離開了她，去充一個遠方的戍卒。婀娜既漸漸調養復原，隆司基復想和她一見以作最後的決別。可是兩人都已經爲了愛情而幾於犧牲的了，相見之後，那能不教他們心底一點愛情的死灰復燃呢？

婀娜在見他的時候之先，已想定了要和他說的話；可是她此時說不出來；被他的熱情征服了。她想使他得一點甯靜，使自己得一點甯靜，可是已經太晚了。他的熱情把她支配了。她的嘴唇雖在顫動，可是說不出話來。

「你把我征服了，我是屬於你的了。」她最後擠出了這一句話來，把他的雙手緊緊地壓在自己胸前。

「這是一定的！」他說，「我們必須畢生這樣地維持着。我現在知道了。」

過了一個月，婀娜和隆司基同到國外去旅行。她丈夫伴着她的兒子在家。離婚這事可沒有辦到。

.....

幸福和痛苦在婀娜的精神上決鬪。她現在在社會上是個墮落的婦人，親友對待她都很冷落，即使和她周旋，也帶着一種寬容而含有輕蔑的意思。她覺得她因爲自己趨附了幸福——她所心愛的隆司基——遂致攪擾了丈夫的生活，拋離了兒子，罪孽自是不淺。在她生命上留着一個難填的缺陷：義務和傾向不

能兩全；從了這個便喪失了那個，而兩個都是她生命所必須要的。後來，她覺得即是她以為幸福的也並不安全。隆司基雖則現在爲了她把自己對於前程所抱的熱望和虛榮心都犧牲，但他是個好動的人，不慣閒居，對於她不免要厭倦而冷待的。

他們既回到俄國，便一同住在莫斯科附近的別墅中。婀娜曾有一天向一個親密的女友悄悄地說道：

「你要知道，我愛兩個人，同樣的深切，同樣的勝於愛我自己：我的小綏爾蓋和隆司基。我祇愛這兩個，而他們互相排斥。我不能把他們團結，這可正是所需要的。」

我既不能這樣，那麼我取舍那方，都是一樣的。完全一樣。可是

無論怎樣總要有個解決，所以我對於此事也無話可說，你也不必責備我了。你憑着你那純潔的精神是不能完全了解我的痛苦的。」

.....

婀娜旋又回到莫斯科，盼望了好幾個月要離婚而不能如願。她在社會上的地位愈劣，精神上所感到的痛苦也愈大。她日夕所盼望的，便是早日同隆司基正式結婚，免得他的愛情日後冷落。——

她的希望不能達到而隆司基的薄倖已漸漸顯露，她想道：「我們兩人之間似乎新生了一重障礙。我覺得快到解決的時候了——不是這樣便是那樣——這生活可是受不了的了。」

「爲什麼我那時沒有死了呢？」這是她可以解決一切的念頭。「唉，死吧……！我丈夫我兒子的恥辱，我自己的恥辱，一死都可以了却。我死了之

後，他也可以感到悔悟，可以憐憫我，愛我，可以自怨。」

.....

斯拉夫人民受不了土耳其奴隸式的虐待，遂向土耳其宣戰，成羣的志願兵開向塞爾維亞的戰區。有一個軍官在火車旁徘徊着，軍帽低低地覆着他憂鬱的臉子，這是隆司基，他方纔和人家在談話，說道：「要利用我充當武器還可以，要算我是人可是個朽骨了。」

他默然望着慢慢地在軌道上轉動的車輪。臉上現出深悲。他望見了車頭和軌道時，又想起了當時她——婀娜——的情形。

當他瘋人似的闖入站台中時祇見：她躺在那裏——方纔還是活的——一個活血的身軀，很可恥地受許多人圍觀；她的頭向後仰着，頭上沉沉的髮髻，和額前的卷髮也都向後垂着，那可怖的臉色和半啓

的朱唇間發出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半啓的唇很動人憐而睜着的眼很令人畏，她好像還在說那句她和他爭執時所說的話：「你總要後悔的呢！」

他想藉職事把前情忘卻，他便從戎去。

熱米那爾

(Germinal)

(法國共和歷第
一月)

法國左拉著

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是自然主義的先驅者，他的勢力影響於世界文學者十載，而實淵源於泰因 (Taine) 和巴爾扎克 (Balzac) 兩家。他的生平巨著小說集「陸貢馬加爾一家」(Les Rougon Macquart) 描寫一個舊家的子孫，稟其遺傳的性格，與種種境遇相觸而成的事蹟，凡二十卷，「熱米那爾」即其一。這種考察生理的和社會的關係

而證出事實的原因和變化的律例的小說，便喚做「實驗小說」。

法王拿破侖三世侵略墨西哥（一八六二——六七）失敗，國內商業，大受影響。北部礦區，大都熄了鑛鐵爐休業。被辭的工人流爲乞丐游民，行旅也不能安全。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前在列黎鐵道工廠充機械師現被辭退的巴黎少年愛梯奈朗迭能在蒙蘇附近的福留煤礦謀得棲止，被工頭馬霍派充運煤夫，已是很幸運的了。

那新進的工人，受了工頭之命，便加入工人隊中受那身體上的驅策，冒那生命的危險，在黑暗的地獄中工作。可是他並不無意外的奇遇，他在礦中認識了那工頭馬霍的女兒卡特麗；一個和藹可親的女子，指示他礦中工作的種種法

門。

可是男工們對他並沒有什麼好感，內中有名沙發爾的，和他幾成了仇敵。礦中的空氣真是又濕濁，又沈鬱，充滿了塵土和濕氣又充滿了妬恨和淫虐。

此外又充滿了不滿意的心理！工程師們因為礦道裏的木壁設備不密，恐有崩裂，致演出慘劇之虞，對於那年老的馬霍，常加譴責。

愛梯奈在礦的末層中過日子，四肢都酸痛了，他覺在這裏無異是當一個在壓迫和污穢中的奴隸。可是卡特麗的偎倚，馬霍的誠摯，常足以使他冷却的心情熾熱而不思他適。馬霍又為他向那因為說了煽惑工人的話而被辭退的礦工拉綏紐乞得了住所和貸款。

愛梯奈便安心工作，不久升了隊長。他微微聽得礦工中有暴動的風聲。那些工人們對於那壓迫他們數千同類的礦公司定有一天出以宣戰的態度。愛梯奈

便在地層中醞釀並傳播這個戰端。

他們都感到那種奴隸生活的痛苦。工金簡直不能夠活。有一個雜貨舖主名梅格拉特的，他貪錢好色，女的主顧，常受他的凌辱，便是馬霍的家庭，算是工人中最富有了，也窮得可以。

愛梯奈每天三點鐘便起床工作，他對於這種苦役已經是習慣的了。他此時認識了幾個有益的人。其中給他影響最鉅是拉綏紐的另一房客蘇法林。他是個俄國的無政府黨黨員，不久他還充着福留礦的機械師。他的生活雖很安默可是他的思想卻很詭秘。他常在胸前抱了一只黑兔向着愕視他的聽者演講他的祇有流血的革命是改造現在腐敗的世界的唯一途徑的學說。

愛梯奈有個舊友名漢露沙的，他在列黎充機械師兼在倫敦新於一八六四年設立的萬國工會中充秘書。他們兩人常有書信往來。愛梯奈頗想在蒙蘇區域組

織一個支部，可以沾到一點資助的利益。

馬霍家裏騰出了一個宿所，愛梯奈便從拉綏紐家中遷入。他先後在馬霍家裏和拉綏紐的酒館裏陳述貧民對於自由和公理應享的權利。大家都很受他的鼓勵，很信服他。他們組織了一個工人扶助會，愛梯奈充祕書。他漸漸成爲地方上的精神上的指導者兼書記官了。

.....

工人們的生計雖一天窘迫一天，而公司的營業卻也在一天衰落一天。公司於是提議了兩個減政的辦法，不是裁人，便是減薪。後來議決減薪，工人們當然不能承受。此時那工人扶助會祇募集了三千法郎，這個可笑的數目，實無補於他們處境的艱難。他們要令公司覺悟這種壓迫之非計，於是議決以罷工爲反抗。不多幾天，新訂的工金條例發表，罷工即日也開始。罷工運動的組織似

乎很完備，漸漸蔓延到鄰近的礦中。現在最要的問題便是公司和工人兩方那方的持久力強大了。

罷工之初，雙方都以爲很容易調解了結的。工人方面須派一個代表向總經理赫奈伯接洽，那個老馬霍，便因愛梯奈的提議，被大衆公舉爲發言者。

馬霍起先對着這個大人物覺得口也吃了，訥然說不出話來。後來他的勇氣漸漸升上來了，把工人們的要求都很透澈地表白出來，他說新訂的工金條例不能承認，非恢復舊制不可，而運煤車的價額尤須增加。

赫奈伯對於這個要求沒有什麼表示。他覺得他們這種有目的的行動完全受了工會的嗾使，而作俑的是愛梯奈一個。他說道：「我個人不能有所表決，全權都在董事會手裏，待我把你們的希望代爲轉達。可是我爲你們著想，還是憑了理性，取消罷工。八天以後，你們便不免飢餓了。所以不如聽了我的忠告，

「下星期一便來上工。」

工人的要求被公司拒絕了。罷工依然繼續下去。外表尚安靜。可是家裏不免都有憂色。金錢，麵包，燈，火，都相繼缺乏起來。雜貨舖掌櫃梅格拉特是公司方面的走狗，他常常拒絕購買食料和借款，有時竟以滿足他的獸慾為交換條件。

愛梯奈是反抗運動的中心，他也自命是羣衆的領袖。他覺得工會的勝利無異他個人的勝利。他默思欲求勝利，惟有求助於萬國工會。可是倫敦送來的四千法郎，也不過夠三天的麵包。村中飢饉的時期到了，加以正在冬令，飢寒交迫，於是幼的啼號，女的呻吟，男的冒罵，成一片混亂的景象。

可是公司方面，顧客都失掉了，機械也損毀了，感受的痛苦也不減工人們。

經理赫奈伯又因工人的要求，和他們談判一次，結果，將工金增加至舊時程度。但馬霍代表工人們力爭他們最初所要求的加增運煤車資。公司不能容納，且思設法從比利時招募工人來承乏。磷礦的工人，此時有上工的意思了；沙發爾這時已投入別的礦裏去。於是罷工的首領，又在森林中召集了一次大會，到會者三千多人。愛梯奈慷慨痛切的演講工人們在礦中應享的權利，羣情大為奮激。沙發爾這時也不得不假意痛陳須以死力對付資本主義之信徒，並謂凡不合作的都是賣友的叛徒。

可是他明天早晨便隨着磷礦的工人一同上工。不到幾點鐘工夫，蒙蘇的罷工羣衆來了，把那個礦占據了，把運煤索截斷了，把汽機的水排泄了，火息滅了。坑中起了大恐慌。一百多個工人，都爭着從窄窄的坑道中攀上來。可是他們須經過兩行「排列撻刑」痛受捧打拳擊。沙發爾尤其受人唾罵。

愛梯奈帶領了那班失了羈絆的工人，口裏一齊唱着「麵包！麵包！」他們走遍了附近各礦，饑腸轆轆，呼聲愈厲，忽然叫道：「上蒙蘇去，找總管理處去！」

蒙蘇的總管理處祇有赫奈伯在那裏，僕役伴着他。消息愈傳愈緊，他便喚警察來保護。

可是羣衆已經到了，「麵包！麵包！」的聲浪已傳到耳中。落日赤血般的照在街道中，履聲，號角聲，革命歌聲，一片噪雜。在攢叢的男女的頭上，木棍和鐵尺的上端，旗幟似的在斜陽裏閃耀着一柄闊斧。

愛梯奈此時已失了駕馭那暴民的能力了。民房都被亂石擊毀。赫奈伯的妻和她的女友等都很艱苦的從花園躲到屋裏。大家又打到雜貨舖主梅格拉特家裏去。梅格拉特剛想從窗口遁到上層屋裏去，被大眾發現了，他慌了手脚，便跌

死了。

其時警察趕到，馬蹄刀環聲裏，羣衆四散亂竄。

.....

可是罷工並不因此終止，反而延長到第三個月了。工人們的生活一天窘迫一天。幼弱的相繼餓死，馬霍的老妻也不得不遣她的孩子到街頭行乞。愛梯奈看見了這種惡化的情況，便去勸馬霍讓步。馬霍夫婦反譴責了他一頓，那女的尤其奮激，她疾呼道：「假使我的丈夫想去上工，我要唾他的面。」

不久比利時的工人來到。翌晨便要到福留礦裏來工作。可是那罷工的工人大家議決了不讓外國工人入礦。男婦老幼都盤據在礦中，於是來了六十名兵士，保護入礦的道中。愛梯奈等勸那些兵士回去，無效，游說那些外國工人歸國，也失敗了。

於是他們漸漸思用威脅的方法，婦人們尤其激昂，不能自抑。終於施行最後的手段了，用磚石紛紛向兵士擲去。軍官額上也受了創。兵士們無可再忍，便不待號令發出，開鎗擊射。起初不過繼續一二聲。繼而排鎗齊發，便有不少人倒斃；幸免的都鬼哭般亂竄逃命。一霎時祇剩下死傷的人，那老馬霍是最後的犧牲者。

這次禍留的事端——鎗傷工人——很激起輿論的抨擊。礦公司於是受到政府的勸告，弭息暴動，比利時的工人即行遣回，原有工人，其無過失的應即重行安置。於是工人們又上工，惟愛梯奈不願復工，他想到他處去了。

.....

現在是那陰險的無政府黨員蘇法林用武之時了。他在星期日夜裏偷偷的到了礦中，從主井落下去。這井，在三百米突下的第三礦層裏的板壁因受了地下

泉水的壓力和侵蝕，已不甚堅實了。他在黑暗中匍匐著摸索，把鉄架上的螺釘旋鬆了，使牠不能抵抗外界連續的壓力。又把板壁的主栓磨鑿了使全部的板壁都受影響。他把這破壞的工作做完了，便升到地面上來，口中銜著紙煙，在曉色朦朧裏望着街上的行人。

愛梯奈清早睡醒時，卡特麗已起床了。雖則她的母親反對，她可堅要去上工，因為她覺得父親已死，家中生活全得由她支持了。愛梯奈想勸阻她也無效，他們兩人心中含着的情愫，現時又增劇了。愛梯奈腦中滿懷着一個幸福的家庭的夢。因此他忽然決心伴她一同上工去。

早晨四時，還是舊時時刻，大眾入礦，約有三百多人，沙潑爾也在內。到了第三層下面工作的地方，便有的運煤，有的支架，有的釘木壁。愛梯奈和他的同伴們忽然失驚起來。他們跑向起運的地方去，幾乎在水裏行走了，連煤機

剛剛在他們眼前升上去，井的板壁已裂，坑裏不住的流進水來。後來板壁塌下來了，礦井遂被封鎖，二十個人在水裏驚惶無措。

上面也恐慌騷亂起來。工程師奈格萊而捨了命從吊桶中降下去視察那主井，還聽得下邊流落者的呼聲，但忽地沉寂起來，下部的木壁傾圮了。上升的時候，上部的木壁也在損裂。破壞的程序相互銜接着，祇聽得砰碰轟隆的聲響。地上也漸漸傾陷。發動機廠傾了，升降機塔倒了，鍋爐室接着也壞，抽水機廠也沉陷。孤立着那個高的煙囪，但不久即在動搖，好似颶風中的桅杆，末了，一段巨大的殘燭似的，被風吹倒了。運河河道，也崩裂起來，福留礦成了一個廣闊的泥塘。

.....

村中的人已在設法營救那些封閉在礦中的被難者了。祇有一條路可以出

來，那年老的莫葛和幾個同伴在礦中沒有迷向，便從這條道走了出來。但後來這個出口也被水封阻。於是不得不從這道的上層挖掘。

礦裏的人怎樣呢，老莫葛和幾個夥伴出來了。沙發爾和三個友人趨了另一條路。愛梯奈扶了疲乏的卡特麗失迷了方向，被水擠迫了祇知道望高處走。經過了多時的彷徨摸索，又遇見了沙發爾，其時他的三個友人都已被落下的石塊壓斃了。這贖下的三人又遇見了一回山石崩落，便躲在一條小坑道中。三個人默然蹲在一處。沙發爾忽然促起了愛梯奈的妬意，被愛梯奈用石擊碎了頭顱。於是僅存愛梯奈和卡特麗兩人，在礦中待斃。

他們在礦裏幽閉了好幾天。水勢已經略退。他們雖則疲憊，被恐慌所懾服的愛焰竟又冒了起來。卡特麗便倒在愛梯奈懷中。忽然有光亮到黑暗中來，耳邊聽到外界的聲響。

卡特麗是死了。愛梯奈還活着。走出礦時，猶似一個彷徨的骷髏，一個醜陋的老叟，一個被旁人側目而視的怪物。

過了六個星期，他從醫院裏出來，雖還蒼白瘦削，算是復原了。激露沙來了一封信，請他上巴黎去。於是他和他的夥伴告別。

此時礦公司已告勝利，工人更無他法，已又上工了。那馬霍的老妻也自願入礦去工作，因為要撫養三個孩子和一個老父；她很滿意的在一個幽僻的坑道裏司理一個陳舊的通風輪。愛梯奈和她及其他夥伴緊緊的握手告別，在這一握手中，透露出他對於他們的志願和期望來。

在一個快爽的四月裏的朝晨，他大步趨向車站。他的前途喚召他了。腦海中湧現着豪邁的夢境。腳底下感覺着千人在挖掘和喘息的聲響，這些人的命運，他是無論如何總關心不忘的。他現在知道暴動不是救濟他們的正策，惟有

加入在那有目的有組織的團體，庶可引導那些勞苦者趨於勝利之途，使他們在
真實和公理之中生活。

陶良格萊的畫像

英國王爾德著

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6-1900) 是十九世紀的一個唯美主義享樂主義的文豪。除了小說「陶良格萊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外，富有感情的悲劇「莎樂美」(Salome) 也是他的傑作。他在這篇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的名小說裏說道：「沒有一本有道德的書，也沒有一本沒有道德的書，所有的書，無非寫得有優有劣吧了。」這種論

調在當時是新穎的革命的。現在我們知道不僅這本小說，即是王爾德自身的全部現象，也是一個時代的現象，一個具有稀有的圓滿形式而在明顯的和一切習俗反抗之中表示出來的現象。我們知道，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不免因為商務的發展，工業的勃興而機械化，平庸化，而趨於唯實主義。王爾德便是這種社會的一個反動思潮，一個唯美的宣導師。

畫室裏綑着濃醉的玫瑰花香，而園中在百花叢裏吹動的薰風又時時從開着的門裏把丁香花的甜味一陣陣的帶進來。

從那洛特亨利窩登躺在那裏順着舊習慣狂吸紙煙的波斯式床上，

他正可以一眼望到那闊葉的金雀樹的蜜色鮮花，牠顫動的極枝似乎載不住那炫人的嬌色。飛翔的鳥把牠奇妙的影子來回的映在那從高大的窗上下垂的長網帷上，幻出一種日本式的作用，使他想起那些東京的想藉着媒介物在本身原是不動的藝術裏把動和速的印象喚起來的蒼白的畫師和他們瘦削的臉子。蜜蜂嗡嗡的在尙沒有刈除的草叢裏迴旋着或用了那永遠的單調在蒙着塵埃的冬青樹梢頭飛繞着，益覺使人聽了煩悶。此時倫敦城沉沉的聲響，猶如一個遠處的樂器在那裏伴奏。

享樂而煩悶！在這種豪華的空氣中，陶良格萊，猶似他的創作者王爾德生活着。在這個環境之中，陶良格萊真人高的畫像站着，一個世間稀有的美少年。巴西哈爾華特，那畫家，洛特亨利窩登，一個優遊的執綉子，在這畫室中談話。那畫師以爲這個畫像的對象不僅是一個模特兒，而是一個他要謹守密防

的寶物。他本能的覺得那美少年陶良格萊的品性上息伏着許多危險。他因為要愛護他，所以不願他和一個如窩登那樣浮華無德的人接觸。窩登的意思正是相反，那圖畫興起了他無限的企慕，無論怎樣，他總想一見那阿坡洛。那畫師非但不願把那畫像陳列出來，也不願洩漏他的名字。

可是窩登總究償了他的素願，認識了那美少年。他，陶良格萊，是一個既富且貴的望族後裔，可望承襲鉅產，雖則他的熱情的母親因了門戶不相當的結婚受她父親的斥逐并被奪去遺產承襲權。

.....

那純潔無辜的青年的精神上又受了窩登的感化，這是那畫師所引為大憾的。窩登和他說，他，陶良格萊，如畫上所示，是人體美的最高度，他應當給世人一個新的美的崇拜。這種不幸的學說，印入陶良格萊的腦中。

窩登又和他說，一個美的生活同時應是個享樂的生活。他現在雖還年輕，可是光陰過得很快，老醜就在眼前。陶良格萊於是說出他那不幸的希望，他想永遠像現在畫像那樣年輕美貌。他想讓畫像代他年老，想從畫像上看出他生平的痕跡。因了神祕的力量，他的希望竟實現了。

陶良格萊無意中在倫敦市村上一家小劇院中結識了一個青年美麗而很有天才的女角，名雪比兒芬的，她扮演莎士比亞的角色，尤為出色。他一見她便傾心愛戀，有意娶她為妻。要表示這事並不是一時的任意妄為而確有牠的價值，他便邀請了友人去觀她臨別的「羅曼和朱麗葉」。恰巧這一晚她演來十分遜色，便是那些鄙陋的村夫也不能滿意。他的朋友以為雪比兒祇是個美而無價值的面目而已。陶良格萊愧憤萬分，便和雪比兒絕交，因為他所賞識的是她的天才，她的技藝，現在更無可愛她的地方了。陶良格萊的愛憎突變，不能不使一往深

情的雪比兒憤而自殺。

這是窩登引誘術的第一步成功。那畫師給他的善良的影響是都被擠盡了。因為雪比兒的慘局使陶良的神經麻木，而他的畫像便變為兇殘的形狀。陶良一見，知道他的魂靈已經附託在畫像上，他自己可以永遠青年美麗了。可是這畫像是他惡行的唯一證據，他對着畫像猶如對着一面可以照見一己過去事蹟的鏡子。他於是把畫像藏在密室裏，免得被人家窺破他的秘密。他自己的容貌還如舊時那樣純潔，無人疑到他的敗行。

可是無論他怎樣諱祕他的敗行，人家總有些風聞，在幾個高貴的俱樂部裏很有不滿意他的風格而思擠除他的，可是祇要他蒞臨了，他天人似的氣概自能折服那些反動力。後來關於他劣迹的傳聞漸漸流入愛惜他的畫師耳中。那畫家正想上巴黎去作幾個月的游歷，他來向陶良辭行並擬乘便規勸他。他把傳聞來

的陶良的惡德數說出來，陶良一時天良發現，願意懺悔。他引畫師到密室中去，出示他鎖藏的畫像，像上現出可怖的衰老而兇惡的態度，以前的美麗全都消失了。畫師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所聽得的關於陶良的惡言都是事實，或者事實更甚一些。他理想中所希望於陶良的成爲泡影了，便不勝感慨，懇求他改過自新時，不免帶些譏嘲。

因此陶良的悔念敵不過他對於畫師的憎惡。畫師諄諄的勸告反激起了他的暴怒，他便把這個知道他底蘊的人殺了。他的像上便現出一雙血污的手。他遂設法請了一個化學家來，用了奸詐恐嚇的手段，逼他把尸體消化滅迹了，再行自殺。

.....

陶良還是循着舊規生活下去，旁人也不知道他是殺人犯。有尋找畫師的？

都以為池上巴黎去後，復不知到何方去旅行而失蹤了。

他的良心上可是漸漸的也得到感覺。還有種種秘密罪行，益使他希望自己的神經麻痺。他便沉緬在最醜惡的水手酒店中，一半是吸食他的鴉片，使他在片刻間把往事忘卻，一半是想隨時能得到一點新奇的遭遇，做一點新的罪惡。於是和他的末運一天接近一天了。

他當初並沒有把真姓名告知他的未婚妻雪比兒。人家祇呼他「美王子」。所以雪比兒一死，他便很容易的脫離了一般和她接近的人。可是她的哥哥在她臨歿的時候立誓要替她復仇。有一天，他在一個水手酒店中聽到了一聲「美王子」的呼聲，他便注意到陶良而想殺死他。陶良的外貌救了他。雪比兒死已十八年了，對於現在那年輕的「美王子」她的哥哥不能不發生疑慮。他於是縱了陶良。後來他又聽酒店中的一個老妓說，她本身便是被他引誘而墮落的，於是

他又去追蹤。陶良知道了覺得非常恐慌。一個飛來的幸運救了他。他有一次同着友人遊獵，追察他的人竟中了他們的流彈而死。命運始終忠於他：他的罪惡的第一個證人是他殺死的，第二個自己擊死的，第三個死於一個流彈。

陶良的一切憂患都除去了，他的心地也起了變化。他想得到一點新鮮的空氣和人物，他便向田野中去尋生活。一個曼妙活潑的村女，和其他婦女一樣的，掬了她的心去貢獻陶良。有一夜他們計議借道，因為她的父母決不願他的女兒委身陶良這樣一個人。後來陶良便沒有去找她，這是他初次矯制他縱樂的性情。他真是想另開一個新途徑麼？他真是想保全一個無辜的弱女子麼？還是他荒淫縱樂過了分，覺得煩厭了麼？或者他故意想把這一次的善行，給一點影響於他的不幸的畫像呢？祇有那畫像可以答覆這個問題了。可是他感到無上的驚惶！他作了這次可以自傲的善行之後，他依然看見了一個兇惡可怕的肖像。

陶良於是知道他已往的事決無法可以追回的了。祇有兩條路可趨：或者毫無顧忌的去認識往事，或者毀滅他生平歷史的維一憑證，那畫像。可是陶良缺乏去認識他往事的勇氣，他於是拔了那把殺死他朋友，那畫師，的刀子去毀裂那畫像……

他迴視了自身一回，於是看到那把殺死巴西哈爾華特的刀子。他曾把牠拂拭了好幾次，終至於毫無血跡留存了。牠是又白又亮。牠怎樣的殺死畫師，也將怎樣的殺死他的作品和牠一切的作用。牠將把往事殺死，往事殺死了，他便自由了。牠將把非天然的而活的靈魂殺死，除了牠可畏的警告，他便可以得到甯靜了。他握了刀去戳穿那畫像。

祇聽得一聲慘號和傾跌的聲響。那聲慘號死也似的可怕，把僕役

都驚了起來。

過了一刻鐘，他們帶了車夫和一個從人一同悄悄上樓去。他們敲了門不聽得應聲。高呼。還是寂然。最後，他們打門打不開，便爬到屋頂上去，又從屋頂爬到平台。那邊的門很易開，因為栓子已經鬆而鬆了。

他們進去後，望見牆上懸着一張他們主人的美麗的畫像，和他們最後看見他一樣，具有他一切的奇麗可觀的青年和美貌。在地上躺着一個穿着社交服飾的男尸，一把刀在心頭刺着。他形容憔悴而皺皺，他臉上露出抗拒的樣子。他們審視了他的指環，他們纔認識他是誰。

隧 道

德國刻勒曼著

【 87 】

刻勒曼 (B. Kellermann) (1879-) 生於浮耳特 (Fifth)，早歲即以「笨伯」(Der Thor, 1904) 和「因格卜」(Ingeborg, 1906) 兩長篇說部著名。自從壯遊世界，他的作品，益到火候純青的境界，如「日本之遊」(Spazierang in Japan) 和「沙沙和耶沙」(Sassa und Yassa) 兩書，都是紀東瀛之遊；「大洋」(Das Meer) 和「隧道」(Der Tunnel)

兩書，便是他生平傑構。

這篇用了鬼斧神工築成的「隧道」是一篇理想小說，描寫新時代的人物憑了他們懋勇的企業精神，正確의思想和堅毅的力行以與物質界交戰的那種熱情。

鐵道大王魯意，美國勢力最雄厚的人物，在紐約大西洋旅店召集全國的財主開會。旅店中伺伏着不少訪員。街道上還站着無數好事的人，呆望着旅店的屋頂。在屋頂花園中，那些財主都躺在安樂椅中，浴着汗，垂着頭，靜聽那工程師阿朗的陳述：

他自願負責在十五年中造成一條溝通歐美兩大陸的海底隧道，在

這隧道裏火車可以於二十四小時內自美洲駛抵歐洲。這個隧道當在紐約以南一百公里的新澤西海岸起始，經過百慕大和亞速爾兩羣島，西班牙北岸，到法國的比斯開海濱上岸。

阿朗陳述時，態度很是鎮定。他那一篇斬釘截鐵的演說，却把那些鎮定的富翁的創造精神鼓舞了起來。他們深信阿朗魁梧有力的，武士式的軀幹上所載的四方腦袋，確有鑿空海底叢山和佈置連接兩大陸的鉄軌的毅力。

屋頂花園上忽然靜寂起來，垂着沉思的頭都不禁抬了起來。阿朗已把話說完，攜着他的艷妻小瑪德到十層樓去進餐了。

上邊正在紛紜討論他的計劃時，阿朗卻很舒服的坐在安樂椅上吸他的淡巴菰。他這個偉大的計劃關係他半生的精力，全部的家私，所以他的友人合比時時把屋頂上討論的消息報告給他聽。

電話響了：「請快上來！」

阿朗勝利了。大西洋隧道公司組織成立。

.....

即刻，阿朗經理人購置地皮的電報紛馳。紐約的通衢轉角上都懸着很大的牌子，寫着：

十萬人！

隧道，十萬人！

測量員開始在發掘處工作起來。發掘處原是荒土沙地，現在熙熙攘攘，成了許多由小木屋集成的村落，沙土雲霧似的日夜飛揚着。海濱有一片廣闊明瑩的水面，在日光下閃爍着，這是阿朗的潮力發電廠。阿朗又把美國，百慕大，亞速爾，法國將來要成爲隧道市的地皮賣了，把將來可以發掘出來的礦苗和隧

道工程影片的攝演權也賣了。復發行第一次隧道公債。數十億的金錢源源地球來。

隧道中工人日夜喧嚷着。炸藥爆裂的聲響尤其是驚天動地。命令都是用探海燈傳達。隧道在海底下一千公尺，所以覺得非常炎熱。通風器捲了大塊的風沙，吹在赤着背的工人身上。工作的時候，真和受了感冒一般。搬運石塊的小車在隧道裏往來飛馳。石壁上滿布了鉄柱鋼架，黑炭似的工人都懸在上邊打鏡。綴釘機爆竹似的亂響。帶着苦喘，屈着膝，一列一列的工人把重大的軌道曳進來。地下是滿溢了水泥。三十公里的隧道已是裝好了鐵架，刷好了洋灰，佈好了軌道，水管，設了車站，可以通車了。

隧道出口處，草木都沒有了，交錯縱橫的盡是軌道，車輛，車頭。碼頭上泊着無數的貨船。工廠，發電廠，崔巍的旅館，公事房，設滿在濱海一帶。工

人村裏，學校，教堂，酒店，醫院，墓地，更是應有盡有。

.....

阿朗偉大的思想漸漸實現了。他在工作時時常很快樂而失笑。惟有他的妻瑪德不笑，她非但不笑而且很憂鬱。一星期中祇有一個星期日得和丈夫在一塊兒。合比要是來拜訪他，她是很不高興的。假使那鐵道大王魯意的美貌而善於辭令的女兒伊德兒來找他，她更覺得暗無天日了。她時常在暗地裏偷着垂淚，「她怨恨那隧道，因為牠強勝了自己，」她唯一的希望便是「假使通了車……，」她丈夫的心可轉向她了。可是何時可以通車呢？

樂極悲生，阿朗祇有焦急，沒有歡笑的工夫了。隧道開築了四年，還沒有達到五百公里，怎能在十五年裏竣工呢？他的預算已是超過了。雖則那理財家吳爾夫，公司的中心，富於羅致的手腕，財力終覺拮据。阿朗又覺得他故意和

他爲難，使他寢食不安。

.....

已是第七年了，在十月裏的一個朝晨：

方纔將山石爆發。昨日那矮小的日本人持來傳達命令的探海燈銀白似的閃耀在流轉的石塊和一羣工人的赤背上。這些工人正在把一大堆冒烟的碎石輸運出去。這時間祇見一個工人把臂舉起來，第二個便倒在上面，第三個猝然沉沒。冒烟的碎石急轉直下的倒下來，好似一個急旋的雪崩，把身，首，臂，腿壓得零落錯雜。

一陣轟隆的巨響之後，工人噪雜的聲音都沒有了。夜沉沉，靜悄悄，惟有風沙在陰森的濃烟裏舞颺着。

隧道裏起火了。從碎石和尸身堆裏，火焰熒熒地穿出，一時慘叫起來，活

着的，奔的奔，爬的爬，滾的滾，後面濃烟緊緊的追上來。爭先恐後的想逃命，可是剛剛運石的車輛開走。怨氣冲天的大家怒叫道，「阿朗，等着吧！假使我們出得來……！」

淒惡的異味傳到黑夜的隧道市，居民都從夢中驚醒。黑森森的工人們都從隧道口裏擁出來，屯駐在車站上。

出了什麼事情？逃出來的工人們很憤激的團結起來，叫道：「隧道燒了。在末後三十公里以內的人都燒死了！」一陣怒吼，大家都打到工程師的家裏去，爲那些死者復仇。瑪德和愛蒂德都擊斃在亂石中。——

那天晚上阿朗方自旅行回來，還見及他女兒臨歿的慘狀，撫着愛妻的尸身。

這是她，他的小瑪德。他曾愛她，他是因爲愛她纔娶她的。他曾

把她從平民的生活裏遷到一個顯煥的境界來。他近年因工作的關係把她冷落了，可是沒有因此減少了愛她的情。這便是他的小癡婦，他的善的，甜蜜的瑪德。曠曠的上帝，惘惘的命運啊！

他的友人亦在隧道裏遇難，合比，現在是個瘦骨支離，狂態可笑的老人了，兩目突出，在坑道裏發現出來。在毀壞的坑道裏總共掘出了二千八百七十七具尸身。

.....

工人們感到了極大的驚惶。萬國工程隊自外國開來，第三日即把工人開除了十八萬名。可是阿朗在長夜不寐的時候，刻刻痛惜他因了隧道而犧牲的妻女。他正在殫精竭力的工作，可是又有惡耗傳來。

吳爾夫想獨攬隧道公司的大權，備伏那傲慢的阿朗，於是大做投機事業，

以擴充他的資本，不知一轉移間損失了百萬金，懷喪不迭，遂投身地下鐵道中自殺。

公司的債票驟然跌落其價格。銀行都爲動搖。不少人因爲了破產而自殺。罷工，暴動接連而起。水陸交通都因之阻梗。全市沒有燈火，沒有糧食。羣情暴激，把在紐約華爾街的公司房屋付之一炬。公司於是宣告破產。

那些被累的人們，便各處去找阿朗。不久，報上發現了一個拘票，阿朗被人控告了。阿朗便自赴法庭去，被法庭判決徒刑六年又三個月。經過了三次復審，阿朗始得宣告無罪。一個花白瘦削的人，帶着慘淡的臉色，從牢獄裏走出來，他在牢獄裏惟有悲痛的思想，慘澹的夢境伴着他，以前的健康和毅力都不知消沉到那裏去了。



寂寞的隧道和死去一樣。

零落的車輛在荒蕪的坑道裏駛着。車站的機聲也很單調。隧道市都成了墟址了。愁苦而無閑的阿朗住在馬克司城的公司中，有時幾個星期的在坑道中過活，不接見一個訪問的人。

魯意的任性的女兒伊德兒也在被拒絕之列，可是她並不甘心，她天天晚上坐在她的汽車裏在他的住屋門前候着，終至於有一天被她候着了。阿朗聽她說道：「父親和我說：『我或者可以把工程接受過來。可是我當然不能去就阿朗，阿朗須到我這裏來！』伊德兒於是盡力去征服那靈魂傾向於死者的戀人。

紐約的人士於是看見阿朗和伊德兒同坐在魯意的花樓裏觀劇，同乘了伊德兒的汽車遊玩。他們倆人現在訂婚，並不算意外的事情了。他的精神上受了極大的刺激，當他在結婚的那晚乘車回到他的新居的時候，在車中忽然望見了

那塊

十萬人，

隧道，十萬人！

的大牌子。

垂老的阿朗飽含着懷喪和悲哀的情緒，任何樂事也不能興起他的快感。愁着臉在棕櫚樹的廳上獨自走來走去。伊德兒穿着嫁裳坐在沙發上。兩人相距纔幾步路，可是兩人的精神上都感到非常寂寞非常孤單。他的新婦再不能忍耐了，便訴給他聽，她怎樣的愛他，怎樣的爲了他而奮鬥。

「我想你，我現在得到你了！可是你聽着：現在我要使你信服我，愛我！這是我現在的題目！你瞧吧，將來這便是我的事實，我想是一定可以達到的！因爲我假使不作這樣想，我便死樣的不幸……

……
「晚安吧！」

她遲遲無力的眩暈似的走了出去。

阿朗還站在壁爐旁，不覺得什麼感動。後來他把倦眼在他獨自在作客的客廳裏周視了一遍，他想，他在這個婦人的旁邊生活，或者不致如他所過慮的那樣太沒有安慰吧。

